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臺集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李普

西臺集卷七

宋 畢仲游 撰

書

上門下侍郎司馬温公書

承議郎監在京糭米下第八界上騎都尉代郡畢某謹以外議再拜上書于門下侍郎閣下某曩在河南及京師嘗請再左右雖竭不肖之心夙夜思慮欲少補行事

之萬一而至今未敢有言也葢聞閤下之來四方內外託書詞論時務者多至數百而明廷之上實封陳得失者乃幾萬人皆關閤下之聽覽是非利害宜畧盡矣則某未敢言者豈有所愛惜哉恐不待某言而知爾然閤下辭山林履廟堂以身任天下之重而人亦以天下責于公道路之間閭閻之下雖聾瘖跛躃支離疲病之人亦扶服相賀頂禮嘆息如遇歲年之豐而見父母之來閤下用賢去佞除煩解擾所以安社稷恵細民者甚多

而外人之議尤深念于左右竊意封實書詞有所遺者
其如自媿而不以聞則是輕門下之義忘師及之教懷
不盡于朝廷而未死之間私恨無窮故敢畧道外人之
議而其之所見則猶待異日閣下以身任天下之重而
人以天下責公者何事耶當熙寧之初先帝以公為樞
密副使天下之人忻忻然曰樞密副使者君子行道之
府也而君子得居之天下其庶幾乎及公逡巡而去不
累于位天下之人復忻忻然曰樞密副使者人之所禱

祠而求者也而君子不苟居之吾道其庶幾乎故閤下進合天下之願退為吾道之助則人之望公其何如也公居洛十五年道德日富聲譽日隆天下之言正直者至公而後止焉則人之信公復何如也今先帝厭世主上富于春秋發喪之日京師四面語曰非司馬資政不能治天下曽不三月而遂莞朝政則人之期公又何如也夫以身任天下之重為四方之所信起副中外之望而應衆人之所期天下之事至大今日之務至難愛公

者至多而嫉公者至深也豈惟生民利害得失之際而亦天地隂陽交爭之時愛公者皆貧賤踈逖不足恃于下風而嫉公者巧為機穽潛布耳目多塗以誤公之事反覆以亂公之策雖主上明聖注意于公者久而閣下蓄積深厚所以為天下者皆平日之所固有然非齋戒以臨之精微以思之擇術以行之慱取于人以成之事猶未可知也此某所以臥不安席食不甘味而欲以外議告者也竊嘗計新法之行幾二十年矣豈惟今日而

後有改作之意當王安石之出吴正獻之入相鄭俠之上言先帝蓋嘗有改作之意焉而終不能改者公之所知也及今深交固結内外如一後生肆談安于無恥老吏擅法公為不道而閣下起閑廢之中畱三省之上殆將求風俗之失回積年之咎以成先帝之志則新法之改豈直指而往如推牆填壍可以定乎故外議有三而其慮容易者不預昔王荆公以興作之説歆動先帝先帝信之而患財之不足也乃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

鹽法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葢荆公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然則事之與情可不察哉自先帝棄羣臣興作之議雖無復聞者而轉輸未減邊備尚衆京師吏祿歲百餘萬而外路官司州縣雇傭號為新法而從事者有不可訾計之費今以天地社稷之靈主上母后之聖同人心決大策起閣下于不可起之中而寄以

天下之政閣下遂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自熙寧以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修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言不足之事以動上聽夫以一家之計父子之親欲安田野遠市井習耕稼之常業辭商販之末利而說以不足則猶相視扼腕而中止況以天下之廣臣民之衆有郊廟朝廷祭祀賔客之奉有

內外上下官吏廩祿之費有重兵宿衛邊守城禦之計有大河隄塞外裔餽賜之勞自古之君固常有患不足之情矣修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足之事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青苗廢而可復散市易罷而可復置役錢蠲而可復斂鹽法去而可復存使禹稷重出為天下爭將亦無可奈何則不足之情可不豫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曰天下之不足其弊安在弊在邊境轉輸之多也則棄無

用之地省轉輸之繁其省幾何弊在造作修營之多也則止造作輟修營其省幾何弊在新法官吏廩給横費之多也則廢吏禄行常法其省幾何弊在掖庭永巷婦女資用之多也則定職掌之數非先帝幸御者一皆出之其省幾何天下之可已者無不已其省幾何令諸路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戸絶莊產之錢粟積于州縣者無慮數十百鉅萬如一歸地官以為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則三司歲入常平為羸以天下之大而三司歲入

半為羸餘則數年之閒府庫之財倉庾之粟已將十倍于今日而節省之後濟之以恭儉將如丘山江海之不可盡以此明言于中而精計乎外俾上與太皇太后曉然知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足之情不生不足之事不起不足之隙不得伺而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矣然後青苗免役市易鹽法凡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復行如既飽之人雖以芻豢猶不肯進況藜藿菽黍乎問者曰患不足而新法興何以實之曰曩者王荆公併

軍蒐卒而封樁其錢糧又懼兵之少也故行保甲之法籍民為兵數年以來農夫去南畝者大半賊盜公行守令不得為治則保甲之利害無可言者而保甲之名至今未除豈非患兵之不足耶以兵不足而存保甲故知財不足則新法可以復興此外議也昔仁宗之治天下也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葢大臣者天子之輔也不優為之禮則無以勵其節盡其心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者所以存天下之公議禁制大臣使不得自

放之術也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恭巳待之若將久于其位而不可動者及臺官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中行其七八雖故老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葢可數矣故嘉祐以前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歡禮貌之隆而私門姧利破膽而不敢為仁宗皇帝所以四十二年天下安寧大臣無甚縱恣百官得行其志不法之事稀闊無聞者以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所致也葢自近歲以來臺官諫官不復知所以設臺諫之本

意而顓為含糊苟且以幸無譴經涉歲時而不言天下之事其所言者必揣摩上意之所尚非大臣之所惡聞且于我甚安而無悔者然後敢發其號為論列大臣者亦取其微芒瑣屑不在輕重之間足以破人主之疑而無傷大臣之實陽言于外而陰合其中又其甚者寧論人主之事而不肯言大臣之過葢論人主之事則有大臣以為之力不甚得罪而一言大臣則足跐手拉塗地而不復數年以來朝廷之上道路之間不知有臺諫一

聞臺官諫官之姓名則咨嗟太息詆笑而避去而處臺諫者自以為至計使策不復知職任之何如翻謂祖宗之朝名公大臣奏議論列為沽激好事以自葢其短而幸一身之安則無所補益可見于是矣伏自主上繼明西朝共政用閣下為門下侍郎始增置諫員進用有聞之人而廢去六察皆使言事可謂知務已而猶有平昔之徒介在其間葢在含糊苟且幸免久矣一旦明目張膽自奮于敢言之列則内懐愧恥外畏士人之姍笑欲

不言則朝廷失望非今日之利故皆祇徊隱忍進退無適抄取其近似者以塞目前之責而終不敢深言天下之事惟欲窺瑕伺隙執戈而攻諸長者為新法復讐今將興仁長善定萬世之策還太平之風而猶令此等布在言路欲望如仁宗之朝存天下之公議禁制大臣破其奸心竊以為過矣夫賢者之為善與不賢者之為惡其取舍固異然勢可為則行惡而或濟勢不可為則雖善而無成自古及今未有勢去而能立功立事者也且

王荆公之行新法固非善也然終先帝之世新法有增而無損者以有可為之勢而已爾所謂有可為之勢者非直人主之聽用而荆公之名位高且大也葢自參知政事三司使翰林學士下至侍從百執臺官諫官外連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官之非新法之人者雖功業如韓琦貴重如富弼敢言如吕誨才辯如蘇軾終不能少止新法之行是後鄭俠以死爭之而新法亦不改也豈新法果利于民而可行耶葢左右前後遠近高下皆新

法之人而荆公又挾天子之命都宰相之位以臨之如平地布薪而順風縱火其勢易也今閤下欲去新法之弊捄荆公之事而左右侍從六曹九寺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荆公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為言事官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未可之事則青苗雖罷將復散況未罷乎役錢雖蠲將復斂況未蠲乎市易雖廢將復置況未廢乎鹽法雖除將復作況未除乎以此去新法之弊捄荆公

之事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于顏色而有未敢賀者意其病之猶在也葢勢者無形而易見今欲進君子之道成可為之勢則厲夫聲色無益也抗以禮節無益也急以文法無益也必偏得天下之沈厚明達敢言有氣節者與小人分其勢則天下之事有可為也如用人之地方而人未可以多得則夫臺官諫官正今日之先務而天下之勢所由分者也自閤下用人以來臺官諫官亦稍稍言事以稱朝廷之意然王珪已死而

後言珪之家吳居厚已敗而後言居厚之事此皆今日易言易行者也至于國家之大利生民之大害社稷之大計猶未有及者借有一人焉以言事為已任喟然發憤動人耳目出死入生以報朝廷而相閣下之所為則又將循用常文牽制故事十且八九不行其言則雖純得六七八者猶恐未有所濟況又使平昔含糊苟且幸免之徒介在其間則君子小人之勢固未分也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

者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此亦勢之說也蓋堯舜之時大禹臯陶夔龍稷契布在列位則雖有共工驩兜而卒于流放者則君子之勢勝也漢元帝任用許史恭顯而亦用蕭望之周堪劉更生而或進或退者則君子之勢已差不勝而宋王長幼尊卑皆非善士獨一薛居州則不勝而已矣今閣下爲門下侍郎賢人君子雖稍收用而臺官諫官猶未純得其人得其人者猶未得其言得其言者猶未得其

行則是僅能勝薛居州而大禹臯陶夔龍稷契之事猶非所擬而望之周堪劉更生之或進或退可不慮乎此外議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為道之華而亂之首則其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于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而今世復不能守法一用觀望以為政事無定法多言可更者是豈真知其不善而可更哉

亦出于觀望而已葢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為善而欲奉行之人也而與此等論天下之事則異時閣下失勢彼又將言鹽法可興邉事可作苗役可行市易倉法可復置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為者也觀望之禍必至于此今欲化觀望之心回觀望之俗以豫止觀望之禍則殆非言語告誡思慮隄防之所能盡惟取夫守道固窮不為觀望衆人所共知者尊用之而察其背公向私專事觀望亦衆人所共知者退遠之然後捜裒祖宗之

法與今日之勑令刪取其要使簡易明白而後行之蓋律令格式者近古人之所同而編勑者後人獨用之書太祖之時謂建隆勑者不過數百條而天聖編勑則倍于建隆慶歷編勑又倍于天聖嘉祐編勑復倍于慶歷至于熙寧元豐之勑乃益增多于嘉祐幾千條而續降勑令與夫一司一路一務一州一縣者復幾萬條而引用此例以相附著者至不可勝紀雖有通才強識之士莫能曉習而附會苟賤之人乃得恣為觀望以便其私

當出而入與入法當入而出與出法一法不能獨用則轉取他法而兼用之他法不足兼用則離文折字煩言碎詞以欺天下之人又不足用則置法度外假特旨而行之顛倒下上歸于覲望而後已則所謂法者乃無法之極者也而議法之人方且移易輕重滋章條目惟恐不博而返強省其文以成書使下之人舉手觸罪出口成獄至其文省而不通則陷于過誤者如牛毛而申明往返歷時而未決其本章之中所省者一二而申明之

說少至數百多或千言然則所謂簡易明白者豈惟天下之法理當如此葢亦今日之事不得已者也千存其百百存其十十存其一茍有可削者無不削是謂簡易著為法者當如常人之言語使匹夫匹婦皆可以諭其意而盡其詞是謂明白則覬望之徒不敢轉徙以順人而簡易明白則亦稀有所附會天下之人既見夫不為覬望者尊用為覬望者退遠而常行之法又簡易明白不可轉徙附會以便巳之私則覬望之心庶幾少息覬

望之俗庶幾少變而畀時觀望之禍庶幾少止矣此外議也夫前古之君所以有難與為治者以任用親黨女謁公行游宴弋獵不恤國事賦斂隔塞人君之私也小人探君之私而導之于邪既已得取于私邪則公卿大臣開正言行正道如陳夢中之語而告天外之事洎然不以經意雖與為治從何而入哉所以難也今主上富于春秋太皇太后通古今之大體自先帝之朝抑遠外家未嘗用事而賜與有節則無親黨之嫌主上未知好

色則無女謁之患苑囿鷹犬未有所幸則無游獵之虞
罷貢獻廢堆垛蠲積欠則無賦斂之弊聽政之初即詔
天下實封言事惟恐下情之不通則無隔塞之憂凡前
古之難者顧皆易矣而所難者則繫閣下施設之事終
于不成爾葢荆公雖不用而京師四方貴臣大官職司
郡守百人之中九十其徒也其恃材氣挾詭辯而負宿
勝之資者猶可畏而主上及太皇太后所用不過一二
公一二公所用不過八九人如熒惑失度而攙搶竟天

雖有德星之出豈敢言禍之所勝哉則閤下夜衣而訪事雞鳴而布行正社稷之所願而天地與神靈所以想望于今日者也成之則三代之盛伊周之烈復見于太平不成則新法之弊流及萬世而不可改雖有改者不如今然則外議者其之所當告而不獲已伏惟加意幸察不宣

上門下侍郎劉莘老書

孤子畢某謹叩頭再拜上書門下侍郎執事禮齊衰之

喪對而不言言非禮也而況于書乎求之本朝惟范文
正公居母喪嘗移書萬言以抵執政則喪之用書有國
事也某罪罰之餘待盡朝夕且無范公之國事而亦敢
以書上干不孝之誅則自祖父以來門戶之寄有不得
待于異日者是以停號窒哀留喘輟息而強布于左右
伏惟門下侍郎不倦而觀之某嘗論古今文章多而史
材少譬諸繪事同技而異能也葢文人之文如繪形史
家之文如繪神則更遺所尚于意外要使類其人之生

而已所以難也昔馬遷作史記所謂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者猶若可學至于所記之人在數千百年之外讀書如親與之接而精神意氣有以想見其為人則殆不可學而所謂類其人之生者此也由馬遷而下為史辭者頗皆與其所書之人相類而近世尤甚且以本朝韓王趙普言之普輔太祖皇帝定中國撫四夷輯安元元經制備具其微謀遠畧濟時佐命之功目雖不可見而耳猶可聞及觀近世之載乃若所謂除目

而亦有為四六之體者何與夫人不相類也故某之曾祖文簡公仕于太祖太宗之朝至景德中相眞宗皇帝薨于位四五十年之間陰功厚德高言絶行可書者甚衆而陳彭年之行狀楊億之誌文雖褒大顯異而序其行事亦止用四六而已由作行狀誌文之後距今八十六年而墓隧之碑未立雖為至晩而有所待葢亦恐與夫人之不相類也伏惟門下侍郎議論行于未顯之時能事見于已用之後其推賢讓善折姦鋤惡扶名教厚

風俗者固已載竹帛而藏于府庫則夫所謂文章者乃公之餘事然舉天下之士論德誦義有名位功業而又求文章可以信後世圖不朽則方今識與不識皆知公一人而已而某幸生公之時又游公之門又可以進說于公之左右則曾祖墓碑之立不立在今日矣非徒然也曩某為吏東州識故陳留李公戒之凡戒之語言容貌風力氣慨與夫治民行已篇章議論皆親見而熟味之及覩門下侍郎所撰誌銘簡而備粹而古貫穿而偉

馳騁而不盡大類蘇武趙充國傳而讀之過半思酣意熟如成之在前相對彷彿其眉目忽焉忘文字之所載也某雖不敢妄意其高下然亦豈非為類其生者歟則曾祖文簡之墓碑歷三世而後獲請于左右非獨人事亦若天理然葢文簡之事母孝則見王禹偁所行之告命諭德行則有真宗皇帝除授之德音直道而進則可攷京尹之所建明論大事決大疑則澶淵之議其畧頗在實録與陳彭年之行狀然猶行事之常也昔管仲少

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終進管仲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多鮑叔能知人也而文簡公為濟川推官乃知取王禹偁于賣漿之家教養成就與同出處及在中書又力薦寇準同為宰相以濟大事故準平生與人少合而深德文簡公兩女嫁文簡公之次子某之叔祖為太府卿者是也史官之所紀次天下士大夫之所傳誦但喻準與禹偁之賢而未論文簡公之知人與夫管仲鮑叔牙之事同功而異說則殆俟有人如司馬遷

著書故願門下侍郎上觀眞宗皇帝待遇始終之厚次察寇萊公王黄州取友之深因及楊億陳彭年之誌狀傳以史官之義而賜之碑銘得如誌成之文之類其生也則豈惟今日兄弟子孫感激而流涕葢將與書之畢命世傳而共寶而天下仁人君子實寵嘉之伏惟鈞慈加意幸甚

上歐陽文忠公書

某再拜慕義者十五年前日始獲參拜于左右則交至

踈日至淺也今日不以交踈日淺復將妄有所謁惟閣下少加念意憐其慕義之久不以為踈淺而試聽之萬一有取則幸甚矣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某誦此久矣以為天下難能之事非無力之患而無志之患茍有其志雖匹夫不可遽奪而某之所以志者將幾十年今返將為事奪去是以飲食夢寐不快者累月遲疑嘆息未忍棄割而忘之也請為閤下論其十年之志而言其將奪之由不識尚可救歟某家以儒進

當景德中曾大父在朝眞宗號爲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眞宗同用以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儋石之儲天下亦稱爲廉吏其上爲先丞相之孫下爲廉吏之子孤蹇處世常懼不肖以貽門户之羞故兄弟入仕未嘗敢學進取之人因虛求實抱僞賈眞以自鬻于當世惟敢讀書應舉不失其門户而某復不自料其卑賤于讀書應舉之外私閲古人之文字言語愛其深厚簡麗而怪近日學士之所爲

殊無古人之遺風雖見其取高科蹦貴仕名姓粗聞于人其中心誠不愛也然其亦有應舉之累未免學所不愛以取合于有司常顧一日棄其場屋之地試徧聚古人之書而觀之既收捨其言語文采之奇怪又因以辨邪正權是非參合近世之文而為其所愛此其所以繼父祖守門戶十年不忘之志也昨者其舉進士儌幸已中不料又得主霍丘簿以食禄養親然霍丘之地面山枕淮戶口數萬南牵光蘄之路而西承潁壽之尾其民

矜豪其俗滛狡飲酒呼博椎牛掘冢剽攻殺賊則固其常事以至闇昧之獄姦怪之訟難證之罪亦無虛日壽春之號多事者葢僅有此邑也其縣令已避煩而去之矣其主簿則數日而求代今聞新法更以主簿縣尉通職共事具如從事于壽邱東之以新法則治婚田辨鬬訟閱簿書納稅賦掌倉庾檢復往來固已無暇日而又加之散青苗斂助役蒞刑獄督盜賊至于符檄差遣推勘録問水旱蝗蟲之事則又出于不可豫慮者也其雖

併食以待之猶當懼其不給則夫十年之志者何日而償之故自注授以來至于近日常顧罷官就學以償其素志然親戚朋友之間謂自先人棄諸孤至今十餘年堂有皓首之親家有白身之弟而室有未聘之妹諸兄困于州縣雖得俸禄不足以給甘旨選舉婚嫁之資而其棄官而閒處殆非子弟禄養意不惟親戚朋友以為不可其心亦有所不安惜志之未償則思讀書以閒居重心之不安則欲隱忍而從事安其心則不償其志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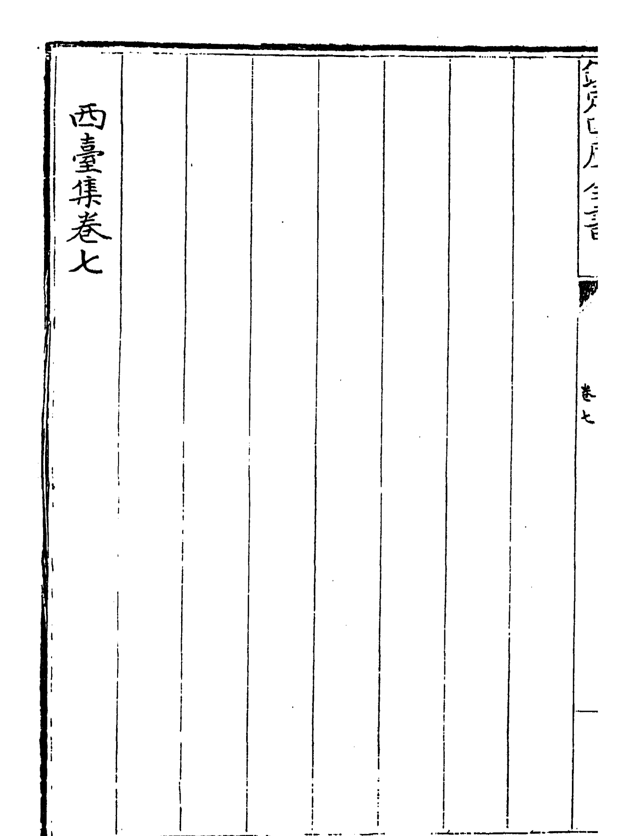
其志則不復安其心二者之取舍未知何從然以母老家貧聚指数百急于禄利之際迫以親戚朋友之勸論欲舍其素志殆過半矣此所謂將奪之由又如此則其之中心宜何如處哉且物有輕重理有小大棄小則從大舍輕則取重此人人易為今其均有所棄捨然徘徊反覆如此之難處者葢所棄不小而所舍不輕爾何以言之凡人之喜事多在于壯歲以其氣血剛強心力明健有異乎過壯之人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

如今故壯而執藝則加精壯而戰陳則加勇壯而事官則加勸壯而業學則加銳今其適當壯歲負其志而不果成迨其過壯之後頹塌荒廢自憚而不肯爲未可知也復爲外物遷奪之而不得爲亦未可知也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故今之事左投則得業于學右投則爲俗吏所差者今日而事之相去遂繫于終身則自處之難無足怪矣昔者𪊲蔑三晉之賢士而三晉之人未嘗知于堂下一言叔向執其手而上

曰子如不言吾幾失子矣越石父在縲絏之間遇晏子解其縛而客之夫一言一見非足以定交而叔向晏子于顧盼言語之間遂以為賢葢知其心者不待久也傳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哉某雖不肖生已二十四歲矣應舉者將十年矣然外自藩方大鎮將帥節度州牧刺史之要職內自臺閣禁近兩省三銓樞密中書之貴人下至深山大野名城劇部古衣儒冠之處士非親戚與禮當見者則未嘗見之葢不敢容易妄見也向者竊

誦擇木之義來見閣下于頻上今負未償之志悽不安之心以謁于左右不識閣下已有以知之耶抑將待其久耶然某自參拜以來無三十日而敢謁者盍意閣下不待其久矣夫事莫快于得爲莫沮于不得爲令令人口有言語壅遏而未發猶且不懌于顔色况其負十年之志徬徨痛惜而終將爲外物奪去是反不足傷耶如閣下省其心察具志拔于不善之地而置之善地署以官職使養親假以月日使從學加之在閣下教化之域

時得伏于坐末以聽咳唾之音則其之心豈惟禄養業學而已如久旱之魚縱于大水非惟免于乾涸之患又不知江湖之樂者何如也伏惟閣下聲譽溢衆人之口文章為天下之師其所以奬進諸生誘掖後輩者固不可縷數若某之有私志而窮宜亦憫之故願閣下上觀曾大父先人之遺業下察其家貧業學之艱難旁省其取捨之輕重慎顧叔向晏子之德無使某為譏蔑石父之所笑則足矣惟深察之



西臺集卷七

西臺集卷八

宋　畢仲游　撰

書

上蘇子瞻學士書

某聞天之生物為類不同皆曰有材材者可用之具也萬物之材有餘于用而人之材則病于不足何耶非以材命人者有變于萬物也蓋物之材衆矣而司于耳目

之前人之材難矣而取于心術之内此有餘不足理之固然者既相倍蓰而不齊又況天下之材自闗于無用之地而無已則不足之患乃其招爾今夫象犀虎豹鷴鷴杞梓芝菌之産嘉禽文獸英草異木萬物之材最者雖羣遊于江海穴于山澤雜出于山野而搏之于虛空不相病也若人則不然無用者有用之所諱大才者小才之所攘以無諱有以小疾大則士欲自効者固已不幸而況相分相棄相敗相死則是受才于天地者雖與

萬物同而處才于人者固與萬物異也其所以不足也伏惟閤下聰明智敏出于衆人所不意而進退操舍深得才士之心凡潔身治官孤特守義可以自効者雖强力不能攘而因虛求實抱偽賈真以自衒于左右者雖利口不能進故九州之吏攝衣冠懷詩書合雜並進十百爲羣顧望見顏色而受咳唾之音日夜皆是然則人物常理有餘不足固然與諱疾攘之情亦有聞于左右乎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

試矣毀譽雖均也知名而譽之則喜者深知名而毀之則怨者毒常人所譽未聞于一堂之上而知名者已誦于一鄉之中常人所毀未傳于一鄉之中而知名者已溥于四境之外故名士之于言不可不惜也昔者公都子問孟軻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以孟軻之賢孔子之聖言奚所不可然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或欲無言則是名益美者言益難德愈盛者言

愈約非徒辭喜而避怒也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足下天資甚美喜善疾惡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及言而言之所及莫非人事之大體則亦無可加矣然某猶以為告者非言有所未至也願足下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形于詩歌者亦言贊于賦頌者亦言託于碑銘者亦言著于序記者亦言足下讀書學禮凡朝廷論議賓客應對必思其當而後發則豈至以口得罪于

人哉而又何所惜耶所可惜者足下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夫人文字雖無有是非之辭而亦有不免是非者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何則濟之難而敗之易也語曰聽于虛室如有聲視于虛室如有形今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則夫詩歌賦頌碑銘序記者異而不可同者衆也今天子明聖

方內宴然足下職非御史官非諫臣不能安其身與其衆自樂于太平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救是非之事殆有抱石而救溺也以足下之天資扶所有之材學苟安其身苟信其衆何爲而不成輔君澤民何爲而不至排患折難何爲而不能苟身未安苟衆未信則雖有子貢之智虞卿之辨仇牧之勇庸能有濟于是非耶詩云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某見其文而知其德論其德而戒其言以是而忖

度足下其亦然歟此所謂相知而相告者也惟加意幸甚

上李成之待制書

某河東之鄙人也而墳墓親戚兄弟在京師之左右某宦學出入于京師者十年聞京師士大夫之説謂當世有道者數人而閣下所以為有道某固深知而熟講第恨不早見爾其後某得為吏于淮南閣下守舒意謂可以見某至淮南而閣下去舒則某之恨又五年矣前日

自宋入郢有晁端禮者言閤下之館舍在焉夫以十五年願見之心而近居咫尺之地固當廢飲食忘寢處以伏于門下乃返二十日不獲進者非敢緩也又非以用捨去就而改前日之心也未得願見之說懼無以實之爾今既得其說故特以進伏惟閤下不倦而覯之某聞富貴者利所利之地貧賤者利所利之物故獵食之蟻惟羶是求易生之蟲見濕而處今貧賤之利富貴亦由蟲蟻之願羶濕彼豈有擇于中心哉特氣類使之來爾

故古之賢士不以我數見者為主而主其我見之善者古之貴人不以數見已者為賢而賢其見已之當者以當為賢則王公不容易而知人以善為主則士不可不自重也河南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而賈誼見知于公及公歸薦誼為博士漢諸老先生無能出誼之右者則材為易進矣而誼不肯求知于絳灌之屬主吳公而後進此主其我見之善者也子游為武城宰孔子曰爾得人焉爾乎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

嘗至于偃之室也夫武城之人不為少矣而子羽非公事又未嘗見之然子游用以為賢此賢其見已之當者也後世則異于是在下者既無自重之心為上者又好容易而知人今有一貴人其貴不必大也似貴矣則必往見之其辭不曰以貴而見也我見其賢也夫賢者豈以貴賤而不同哉彼未貴者則不見今有貴者然後見則是非見其賢也今有一知名之人其名不必大也似知名矣則必往見之其辭不曰以名而見也我見其才

德也夫人之才德豈以人稱則為有人不稱則為無彼未知名則不見今既知名矣然後見則是非見其才德也見其名也志于貴不志于賢志于名不志于德故外自方藩大鎮州牧刺史節度將帥之要職内自臺閣禁近兩省三銓樞密中書之貴人下至深山遠野名城劇部窮閻陋巷之學士凡號為貴與名者則不憚于見之攝衣冠懷詩書合雜並進十百為羣日遊于門下而未嘗羞貴與名者樂為已之先後則不復辨其白黑而撫

接顧待飲食教誨有同已之子孫而不知耻故在下者非賈誼之才而為上者無子游之德具相誓之心信若生死猝然棄去則無所顧籍如以膠合舟外貌非不堅固也及納之于水則解脱四散而不能收彼其浮沈之不保奚暇言濟渡之功哉若某者不然志雖固陋而思慮者深身雖貧賤而顧惜者大當景德中曾大父在朝真宗以為有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真宗同用為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為仕宦三十年而家無

儋石之儲天下稱為廉吏某不肖嘗懼羞其先故上不敢虛言與行藏于山林城市以為富貴名譽之招近不敢卑辭厚禮齊口同舌遊于搢紳先生之間以為富貴名譽之地下不敢阿諛諂順出死圖生將罪買功以為富貴名譽之盜三者俱不敢此所以舉天下之大願見者數人而十五年願見閣下者也伏惟閣下方直而有守忠惠而能斷利不急就以義為先害不急避以命為主此非傳聞某之親見也曰者閣下任遐要領都會握

兵治煩將澤施天下有識之人欣欣然曰富貴者君子行道之府也而君子得處之天下得庶幾乎及閣下去邊要就閒僻辭兵避煩謫居于家有識之士復曰富貴者常人之禱祠而求也而君子不苟處之吾道其庶幾乎故閣下進為天下之幸退為吾道之助居今人之世而有古人之風此某所以願見之賢也昔者𪅁蔑惡欲觀叔向立于堂下一言叔向執其手而上曰子如不言吾幾失子矣越石父在縲紲之中而遭晏子晏子解其

縛而客之今某之惡幾于殿蔑其賤無異于縲紲久而後見閣下故願閣下上觀子游吳公之所以知人下察澹臺賈誼之所以受知旁省富貴名譽之輕重慎顧叔向晏子之德無使某為毀蔑石父所笑則足矣惟深念之幸甚

上范堯夫龍圖書

五月十七日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羅山縣令畢某謹再拜上書知府龍圖閣下某嘗論衆人之詩一讀

之而怡然再讀之而怠三讀之而厭者非能詩也譬夫麤錦賤繡開緘鋪置初若爛然及交手持玩逼視反覆求其精粗工拙之致則有投地而不顧者其理同也近世之士以詩名家者衆矣方其聲譽四發動人耳目挾之以富貴之力上自公卿大夫布衣韋帶束修之重下至野人徒隸婦女無識之輩皆知誦習嚮慕而不能自已其單章隻句流落諷咏如飲甘露而食熊蹯未有不恨其少者蓋非再讀之可怠三讀之可厭則亦真能詩

矣及其人已死聲譽已定富貴已去集其詩而觀之則或厭或怠而怡然者無幾是何耶非生死存亡之有異蓋能詩之中所畜有深淺則其傳亦有久近而富貴名譽足以借其重也昔杜甫與李白俱號詩人而甫視白詩以為不足故道其清俊敏捷比之庾鮑而未道其他也如襄陽孟浩然則甫以弟子視之而愛其有新語而已至韓愈時人或謗甫之詩愈為作詩訟之蓋非特愈之時有謗甫者未死之日謗已多矣迨今四百餘年讀

甫詩者豈徒無厭怠之意亦咨嗟詠歎歔欣鼓舞之不暇不獨怡然而已則始信甫詩之工而富貴名譽不足以借其重也曩某居瞿陽有陳知默者字子思號為能詩子思世家之後身為子弟無名譽某始不信其能詩後某病居房中有誦子思之詩于戶外者疑為唐人之詩而怪其未嘗見也問之乃子思詩某驚因盡取前後詩繼觀之大可愛後二年子思卒得其遺藁時出而誦之至今十有三年矣凡百誦矣一無厭怠之意而未嘗

不為之怡然則子思之詩雖不足比杜甫然亦非富貴
名譽之詩也某嘗觀孟浩然集其詩無三百首而為之
序者數人某欲以子思之詩比浩然乞序于諸公而子
思生不顯于世無聞于人非有道者未易序其詩也伏
惟閣下以仁義忠信為己任而富貴名譽窮達出處皆
不為之動心日者治臺閣職諫諍端言上前爭朝廷之
大義天下想見公之為人而世有忠孝號為令族令之
言名臣者必稽焉如陳子思者貧且賤又已死亡矣雖

平平之人未易動也而某敢以累公求為子思之寵者蓋惟平平之人然後以貧賤死亡為意而如公者則素不以為意既不以貧賤死亡為意則子思之詩實過人必有以寵之也今某望子思之詩比浩然乞序于公如因公之序有見于後世則子思者生不得遊于門下而死為門下之所收異日人觀詩讀序必有掩卷流涕而歎息者雖無益于他事然為望朝作一孟浩然豈小補哉願公勉之不宣

答劉朝散書

某再拜奉書通守朝散足下夏序苦熱伏惟尊履萬福前日車馬之官德陽取道過洛少留而行因緣幸會得見君子然少從公先世之遊如子姪兄弟所以講聞公是先生侍讀道義文章出入內外立朝行已之本末者甚悉故一與公相遇如舊相識而寒暄安否之外未及其他即問公是先生文集尚未宣布之因此三十年欲問之事也豈謂記存遠枉書教遂錄寄全集七十五卷

遣介東來行幾二千里因屬某為序不知足下何以知某可序公是先生之文耶驚顧眙不知其由來徐味所指教意乃知某嘗論公是先生之文異于歐陽文忠以某為知言則必知作者之意故屬某為序嗚呼作者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豈易序耶昔司馬遷作史記漢廷之臣知遷者如相如壺遂任安之屬不使序其書而自序之其後班固作漢書不改自序之文一字而為之傳揚子雲作太玄法言九箴四賦欲以文章成

名于後世其時知雄者雖不及相如壷遂任安之知馬遷然猶有歆向父子慱極羣書而能文子雲不足序其書而自序之後班固作漢書亦不改自序之文一字而為之傳由是言之作者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豈易序耶然自天聖以來歐陽文忠日滋月益得名于中外至至和嘉祐中間號為文師如曾子固蘇子瞻子由皆以門弟子視之而獨于公是先生推先尊仰質疑訪古懇懇勤勤若自下而不敢居前也而行于世者其

文不多故相見之日即以三十年欲問之意問諸左右且求公是先生之文望于世人共傳之外更得數十篇則所願足矣而乃蒙以七十五卷全集爲貺者昔人有以文遺歐陽文忠公者文忠愛其文而更徵他文于其家且曰如嘗一臠之味而思欲快意于九鼎之間今某所求公是先生之文望止于數十篇而遂得七十五卷全集之貺如操弊舟出涯涘期遊于島嶼之間而忽乘桴絶洋揖海若而窮扶桑也豈不快哉豈不幸哉九鼎

一臠何足以為喻既未敢承集序之意姑奉手書為謝伏惟幸察

代李伉上文潞公書

某謹再拜上書留守潞公太尉閣下世嘗恨古人之不復生于今也三代之時聖賢間作興造事功垂萬世之業其髙才達識篤學守節豪傑之士無世無之漢唐時異人輩出内之廊廟公卿輔相之器外之邊境折衝禦侮虓虎之臣至于奇功偉行深謀遠慮辯才博洽文章

之士雖不及三代而朱梁以來莫能有也某以問人人則曰此古人也今豈有哉某私念以為古猶今也元龜大璧梗楠豫章虎熊犀兕之生凡世所貴之物與古畧相等而獨于人材如是之不齊此何理也因復念太祖太宗神聖威武削平僭竊瓜分之域服五強國合天下于一真宗守之方內大寧無犬吠之驚其規模制作皆倣三代之意度越漢唐若無人材何以得此之盛乃求故事觀之始知祖宗之朝有趙普呂端李沆王旦之徒

爲輔相有曹彬曹瑋李漢超李允則之徒爲將帥不減于漢唐某以問人人又曰此祖宗之臣也今豈有哉某私復念祖宗之距漢唐漢唐之距三代或七八百年或五六百年其人材之不齊猶有説也以仁宗皇帝慈仁恭儉臨御天下四十餘年兵休民安風俗大和今有言仁宗皇帝者雖田畝之間道路之人皆爲之流涕而况于搢紳士大夫嘗遊于朝廷之上者哉其恩德固結于人非漢唐所能比也今又于祖宗之朝若旦暮相接之

近何謂祖宗之臣今不可有乃問諸長老長老始言仁宗皇帝有寇萊公文璐公范文正公韓魏公富韓公者不減于祖宗之臣蓋與漢唐之臣時異而德均也某既講諸公之德而又聞潞公太尉閤下獨為天下之師臣年壽高奇勲業隆盛有古鬻熊尚父之遺風漢唐之臣反不及也某始悟人耳目之情輕近而貴遠天之生人無私于古今有遇不遇未有見不見也曩者先子甞辱閤下之知故先子仕于仁宗英宗今皇帝之朝未甞敢

為身謀雖患難死生流離顛沛亦未嘗敢失其所守者恐負三朝之德傷門下之義爾及先人棄諸孤某之兄弟戇愚孱弱在迷荒荼毒之間而閣下發使弔祭有加于常撫諭慰恤不以戇愚孱弱而棄之則某之兄弟宜如何論報于門下然而身孤力小莫能自効惟願為道旁之父老童稚望其容貌顏色之如何歸而圖畫揩諸三代漢唐之名臣物像之間以自慰釋其平生好古之心而已爾今某以事過洛而閣下留守洛郊前日願見

之心適其時矣夫某得見于閣下則如見祖宗之臣見祖宗之臣則如見漢唐三代之臣先子之辱知如彼某之願見如此閣下其進而見之命也其不進而見之亦命也不宣

啟

賀韓忠彥相公啓

誕膺典冊進位公台士類歡傳治朝增慶天下幸甚伏惟中書僕射相公茂膺濟美達識含章集義以行體仁

弗勉爰自入陪帷幄中斡斗樞以大賢名世之資繼盛
德元勲之後道能勵俗爲國器于三朝謀以静民代長
城于萬里雖出處之異用自夷險而一心將游巨川誰
起傅巖而共濟若成大厦孰爲匠石以取材會初政之
肇新首至公而圖任起從北道進竦民瞻少莅東臺即
當宰制搢紳動色中外相聞消沴氣于和風易薦饑爲
豐歲兵已咨于不試民遂可以安居而況仁宗之德澤
未睽忠獻之矩模猶在明堂黙陟既當國而有爲力致

太平乃傳家之能事如茲契合豈特時來再世司徒殆過緇衣之美一門宰相更增晝錦之榮某早預坯陶嘗叨器使方茲屏跡莫遂修儀不圖重見于大公第與有生而增抃

又

寵膺麻制進位冢司恩典紹隆士民交抃伏惟慶慰恭以門下僕射相公遠猷經世全德範民爰膺累聖之知夙有大儒之效丕都廊廟遂運國鈞于今三時賓康四

海惟唐虞之後出由臯益之再生朝廷尊榮民物蕃阜重于九鼎大吕安若四維太山中外想聞其風廷臣無出其右泰階拱極炳垂象以著明徽册告廷冠諸公而作輔側聞異數允慰具瞻某限以奔馳道途不獲躬詣台屏卑情無任欣頌激切之至

賀韓絳遷左相啓

比者恭審某官以賢業之成與天下慶廩廩獨于治定進居左省遂冠鈞衡詞制疾傳中外交慶豈惟區區一介

益煩世德之所宜而行將拭目以觀太平之全盛幸甚某以奔走在遠不獲同百執事陪于慶列瞻望東閣無任歡忭依歸之至謹修前啓上賀不宣

賀曾公亮相公啓

顯膺麻制進莅鼎司聖賢相逢夷夏均慶中書僕射相公際天與學名世真儒以麗筆鴻文交輝于棣萼以沈機遠識同體于冕旒自籌帷幄之深尤契風雲之會塞上萬堞相望于金湯禁中一言遂安于宗廟賢業黙定

人心允孚不謀蓍龜遂運樞極昔山甫入相補周衮以宣勞平陽趣裴奉漢規以靖治未若功足以熙帝之載道足以給時之求頒面正朝豈惟華夏安四夷服代天理物自然風雨時三光明千載之逢今日乃見某効官無似託庇有年側聞渙汗之疾傳不覺翹襟而載躍永繄造物可無失所之嗟諒不淹時即見太平之效某以夯馳道路不獲躬詣台屏昇情無任欣頌激切之至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功威不居請堅得謝廟堂異數隆體貌于元臣士民相矜服進退之大節非止真儒之絕德蓋為宰物之成功竊以富貴之地常情易安去就之間古人難處以公孫好學而持祿用事以車相耋老而容身處朝故文成智也僅能杜門仲舒賢也晚而去位蓋笼庫之賤士猶降志以居儋石之微人或沒身不厭況以都三公之貴而名藏于府食萬鍾之祿而澤流于民聰明在心智慮如壯退未七十古無二三伏惟致政少師蓋代有聲立言

不朽尊處元老號為文師當朝廷議論之大則每先發明知社稷繼嗣之重則早能援立謀不下席功如泰山故天下想聞其風而廷臣無出予右遂委已成之務以休未至之年天子不能奪其高士人不能持其去十三請而必退數百年之所無史官載筆而書光華交遊攘臂而議勲業朝中新政久垂譽于臣鄰頫上舊民如得見其父母某已從道路獲望清光晚侍話言粗明操舍覩國家之盛事想門館以遊心伏冀內保康寧永居安

佚再三加命已闢考父之恭九十為師坐繼黌縣之美

賀韓師朴相公致仕啓

竒食異邦積有負薪之憊馳誠齋坐寢疎削牘之儀想隱几以燕居方抗章而得謝處用舍之際初實無心當去就之間默全大體含生共仰有職咸歸致政大觀文相公百世名門五朝舊德倜然異稟逢此盛時緊勲業之在前感風雲而繼起以社稷安寧為已任以門户忠孝為家聲雖獨運于廟堂實忘懷于軒冕是以平居當

國心無間于賤微高卧故鄉人孰知其欣戚始終一節出入十年遺巨舟于濟川遂素心而就第子孫侍側日覲戲綵之多賓友在門時接吐茵之舊豈徒昔賢之高致殆為宰物之成功伏望澄思慮以坐忘收神明而返視益隆遐算兼濟令名雖體道赤松遂棄人間之事而大儒白首正為天下之瞻永庇斯民亦尊吾道

賀章待制到任啓

光被制書寵升待從就分符節出控翰垣茂擇剛辰已

闕尊府伏惟慶慰某官天資偉茂國器宏深擅學識于儒林作英傑之舉首眷隆上意名壓端明改延閣之華資領昆吾之重鎮疛開續效别造深嚴某跡遠門墻心馳齊坐方愧書郵之至辱貽記室之文謙厚過中感銘增劇

賀蔣樞密啓

光被制恩延登樞府天下幸甚伏惟樞密通議俊明廸哲敦大秉彝以仲舒師友之尊濟茂先王佐之略危言

告后切時者甚多勁節立朝臨事而可紀比疇尹政之效入翔局禁之嚴摘伏發姦治獨神于廣漢高文大策人必屬于馬卿間雖出處之異途益見險夷之一貫明光視草方增綸綍之華宥密本兵遂委樞機之重諒由初政尤藉老成矜闡經世之謀别究安民之策由茲注意遂正秉鈞益尊吾道于盛時始見大儒之能事某蒙知惟舊違德方新側聞恩典之絲隆第極情傺而忭仰

賀安樞密啓

奉膺尊冊還位上樞風聲所傳歡誦如一伏惟樞密大尉純誠體道元識際天光輔三朝迭居二府屹如梁棟之具允為社稷之臣樊侯之出納將明曾無吐茹晉公之訏謨方略實係安危方凝翊亮之勲俄遘棘欒之戚甫終禮制前錫命書顧人望之益歸乃上心之所屬矧當初政尤賴老成訏恢經世之謀始復本兵之任運籌帷幄豈惟名在于四夷顓面鈞衡行副具瞻于百辟顧如鯫溥久戴恩憐方分守土之符莫預在堂之慶瞻望

門屏下情無任歡頌激切依歸之至

賀樞密啓

奉膺尊冊入長鴻樞凡在見聞交深慶幸伏惟樞密太尉學經百行道冠萬殊傳孔孟之微言纂伊皐之絶業感會尚文之運發揮開物之謀爰自先朝預聞機政以利仁之常德循輔世之宏規貫金石以存誠等權衡而及物訏謨方略動繫安危出納將明斷無吐茹雖暫辭于機要尤深軫于睿懷召以鋒車對于便坐安民之策

得以屢陳許國之誠昭然嘉納遂即本兵之地進當魁柄之雄風動四夷式是百辟而況君臣相合如符契兄弟對秉于鈞樞豈特專美于一門兼示大公于來世惟幄之任既足有為鼎鉉之崇乃其固有垂作聖朝之範冠于戢事之圖若夫經綸豈待數敘惟當躍距以俟太平某蹇拙餘生棲遲末路側聞渙號實踴歡誠幸溝壑之未塡企門墻而惟舊所期亮察永託埏鎔

賀門下相公啓

入居廟堂繼登揆路凡兩奉啓事修賀在汝州時嘗蒙
迂手筆寵答上體恩眷之厚感激何言恭以振發大猷
濟時及物曾未閱月已嚮制作之盛今者伏審奉膺宸
眷進陟上台冕在廷保乂羣品乃皇天降佑列聖溥
臨遺兹盛節以熙昭代斯文斯人永有歸庇區區一介
之賤遂與同宇之物均託大厦而倚巖石豈不幸耶某
以蹤跡在遠無由進叙在堂之列奉慶左右引領距躍
豈勝下情謹修前啓通賀兼布悰誠萬一仰惟鈞慈俯

賜亮察幸甚

賀李黃門啓

光奉明綸入同大政天下幸甚伏惟門下侍郎徽猷經遠全德蹈中嗣興未喪之文生有致平之畧諸儒之所視以為法斯民之所賴以為安出入三朝周旋一德須協宣于基命尤澄總于事經省中晉戴具言天下陰受厥賜終由遠識引去近司宣布中和雖大邦之為殿永懷夙夜惟王室之為心屬上聖之纂臨須老成而入輔

詔音未下衆已期其必來詞命既傳士皆喜如所望增九鼎大吕之重成四維泰山之安即顯化鈞永福函夏某早依埏冶嘗辱品題側聞三入以處中實為盛際不意一夫之拙守還遇至公數懷賀厦之私莫預在堂之列瞻顒忭蹈倍萬常倫

賀兩制啓

伏念某承乏于人簡書是舊惟時之哲簪槖方新復侍從之深嚴宜福禧之叢集某官氣資閎爽學造精微綽

有家聲挺為國器方協致平之策遽纒何恃之哀比畢禫除茂膺恩典總三銓之要務仍五諫之清資許告嘉猷入陪機政冬陽方滌齋館夐遥伏冀上體眷勤精持寢膳

賀鮮于運使啓

肅戒清驂已交漕節列城動色使範有華伏惟運使郎中德敏而壯氣温且直持躬不撓待物以誠智燭見于盈虛事周知其能否輸將萬貨指日課勞殿最八州闤

風肅治顧茲弊局適在下風刬竿牘以未遑愧函書而先及瞻依感仰莫罄敷陳

賀本路轉使郎中啓

光被除書寵移使節軺車未達名部相歡某官重德鎮浮清規廸哲文能輔實斂以濟功入被遇于端朝出按章于右蜀百城肅治有負弩之榮鄉萬貨均輸若流泉而富國改臨重地實簡上心内撰膚虗叱叨事任得聯治務預浣情條候正炎歊路遥次舍更祈上為注倚精

調寢興

賀運使司封啓

光被除書寵遷峻秩譽隨恩渥體與望隆某官德美瑞持忠嘉允廸屢更器使久以能稱由課最之上聞致綸言之渙發阻陪賓慶徒躍情悰

賀轉運使啓

光奉宸書寵分漕節矧智謀之既偉加風力之抑揚宜有俊功以稱異選內惟單薄叨預按章方思[illegible][illegible]之賒

亟辱戕賸之貺謙辭溢目感緒裝懷

西臺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臺集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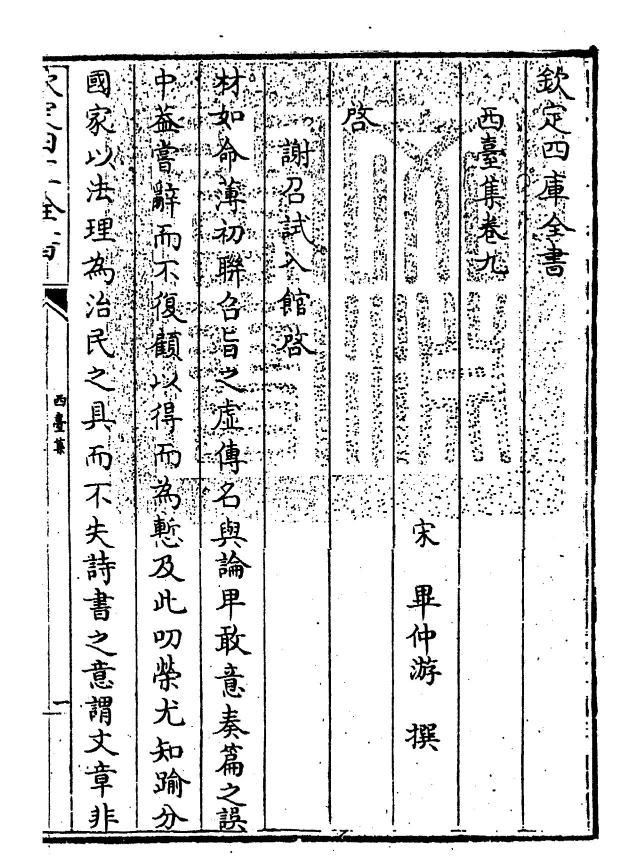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熊之書



西臺集卷九

宋 畢仲游 撰

啓

謝召試入館啓

材如命薄初聯名旨之虛傳名與論卑敢意奏篇之誤中益嘗辭而不復顧以得而為慙及此叨榮尤知踰分國家以法理為治民之具而不失詩書之意謂文章非

取士之實而求兼行義之純由本末之相維故安寧而大定矧是西崑之奧上連東壁之精圖籍具存賢豪迭處非止沈涵于簡策固將際會于功名其選既高在今尤寵而况二府之薦綿歲月而未聞三館之稱隨典章而新復宜搜儁乂以應闊稀而某質性本凡智能非遠徒以公卿之裔得辭畎畝之勞屈首授書出于干禄潔身為吏恩以及人然而災疢連仍風波顛頓塗可前而自塞策將獻而還收枯槁為常邅迴益甚尚欲臨楚水

而弔湘纍之䰟躡稽山而探禹穴之竒歸返故丘更無餘願敢期將老而亦遭時謝太倉之𪋻而接駕鷺之游捨下澤之駑而奉和鑾之駕姑慰母兄之平日敢論門户于他年顧薄技以何堪見厚恩之曲被此葢伏遇某官志濬方冊術富經綸厚德鎮浮純誠樂與深究昔賢之事業欲定天下之人材故雖近于惷愚而陰為之引重俾從中道改即榮塗蟠木何知偶應輪輿之斵汙潢甚淺亦塵鼎俎之羞某敢不内正所聞勉行其志詎以

軒裳之可悅遂云藜藿之難甘寧信道以無成戒養安而自棄庶少裨于國事乃圖報于已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司農董少卿啓

大人取士當擇雋良賤子何能遽霑品藻恩踰所望感不容言伏念某植性本愚賦材又短徒以公卿之後得辭農畝之勞屈首授書初疑有用潔身為吏亦欲及人然而災疢連仍風波頗沛足將前而自却言欲發而還

休久從簿領之卑蓋爲衣食之計心隨俗改惟知縮手以偷安事與願違不覺振衣而驚起姑彊顏而槃祿已絕意于求伸敢期患難之餘而有薦論之寵循躬有靦荷睠無涯此葢某官厚德兼容純誠樂與謂支離而寡偶或朴戇以無他借以重言俾之上進材如散木初虞匠石之識道異成風誤辱斵輪之盻敢不祗勤于事固守所存雖出力以效官常收心而安分庶無貽辱以玷己知

答李宮省謝舉啓

遠承使介臨貺箋函兼聞鎮守之餘克協冲和之泰旨辭甚縟愧怍交中某官沈毅敦方惠和迪哲早縁世德自著忠勲惟邊寄之難材假使聯而撫俗良革吏民之蠹備聆道路之謡仍忝外臺敢忘公議雖抗論于治最頗有累于高明况匪専聞尤慙備數簸糠揚粃葢偶濫于居前捧土益山固自知其無補似縁親契曲示謙撝詳禮意之過中第悚銘之不暇冬暘方滌齋館賞遥益

冀保綏下符傾頌

河東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罪罰之餘認故棲而方復鈞陶所被分刺郡以為優哀未究而榮來感既深而涕隕伏念某性資本下志操不强父兄教以讀書欲知行已朋友勉其干禄故學治民名雖掛于衣冠身但縻于州縣因得習知于賤事未嘗妄見于貴人昨預拾遺殆由遭際道山寄跡雖同物外之遊京邑為僚翻類幕中之辯自祈易地姑欲便親未

容歲月之淹回遽失晨昏之奉養三年泣血每纒風木之悲十日成聲俄迫祥禫之制零丁去里黽勉入朝都忘意外之功名所患目前之婚嫁比塵聽見益出懇私敢望恩憐過為器使既委按章之重仍無待次之淹非惟不失其官資更欲速霑于露澤取知雖誤辱念已周此蓋伏遇某官道輔兩宫智維萬世官人才而有法公天下以為心軫及孤窮曲加成就然而名為刺舉責在讞平鈎取細故則不近于人情縱使被官則殆非其職

事要在刑章之無枉吏圖和協于適中竊自揣焉烏能
稱是維勵當官之節勉酬宰物之私

到任謝鄰郡守啟

偶當承乏之出剖藩符維是小邦適鄰善壤附德輝而云
始揣幸會以居多某官材業綽餘聲猷茂甚真忠許國
奮無不為膴仕在辰躐而如拾眷言巨屏之奧久輟公
朝之良寬大下書日究宣于上德中和樂職躬布諭于
民情顧兹疆埸之連獲締瓊琚之好懸旌在望但深覬

德之誠擊析相聞宜有餘光之振薄寒屆候嘉績告成更祈頤養天倪别需邦寵瞻望門宇下情無任

謝本路監司啓

伏奉樞密院宣命為本軍奏監酒稅待禁柴日宣與某商量公事不和推勘得日宣理曲移監蔡州遂平縣酒稅者謄書而上未懲狂謬之辭成奏以聞方驗詆欺之實仰懷庇賴偶逭淪胥伏念某本乏異能粗知擇善十年選調自哂蹉跎三世門風舊傳清白故舌猶在也寧

卷而無聲塗非迷也將前而自卻比叨屬邑惟仰至公
豈謂若人偶聯所事居常成市動欲哩人既弄法以厚
誣因剡章而薄愬敢煩衡聽折以片言曾是寒蹤遂逃
官謗再念某以至愚之拙守苟寸禄于異鄉由無詭遇
之心故甘窮僻之地動思退斂豈顧發揚蓋横逆儻來
雖可不校而上下相視難于默然矧歲月之未賒聽風
聲而已惡市井晝廢坐成丘墟商旅宵行如避兵火至
于絶滅公道封植私家鄉曲椎埋雅習屠沽之技官游

饕餮數為狴犴之囚敢爾狂邪蓋相嘗試比均從于吏議已甘寘于刑科賴有主張卒無瑕謫此蓋伏遇某官精求淑慝深辨廉汙憫寒士之數奇憤宵人之不逞謂投鼠可忌雖戒前車而養虎不除其如後患劾而易地姑以便民某敢不恪奉官箴益堅士操本非利器幸根節之非堅從此精心庶淬磨而有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秦鳳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為郎累月殊乏才稱謝辟經年乃叨器使實踰分願徒切兢惕伏念某性本戇愚學非通博竊覩往事雖涉獵以有年劃竊為犬竟支離而無用少師心而已拙若涉世以尤疎頃從外府之招傾屬中臺之選未違屬部即入剡章四壁僅存殆不遑于灼桂一門多故仍久困于負薪比再請而報聞始兗居于官次甫終祔享輒復哀祈葢貧病之交攻而願誠之有素敢圖下聽深軫寒蹤謂勤拙之可嘉期讞平之可仗故兹假寵兼使便私此

葢伏遇某官如古伊臯致君堯舜先輔兩朝之治永存萬世之功憐此孤貧待之輕約得于盛際不作廢人謹當策勵疲癃淬圖頑鈍簿書刀筆為今日之賤工號令詔條乃聖朝之實惠誓勤夙夜仰稱坯陶

永興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仰荷坯陶伏深感懼伏念某稟生素陋為學不强習聞長者之風雖粗明于操守名出衆人之後葢迂濶于事情止祈引分于清時乃亦蒙榮于末路與游儒館頻假

使軺間從省府之繁誤被朝廷之選愧公家之無補悵私累之交侵仍以養痾輒祈出守復遷延于歳月屢披瀝于肺肝由不忍于棄捐故卒還其剌舉莅官未久易地更優既事之過于其前則人亦指以為幸此葢伏遇某官身為柱石道秉權衡雖擇取于異能亦銓量其已試致滋庸賤亟預遷除謹當益勵初心務殫病力因循𡩋事豈今日之敢言搏擊求名亦古人之不取惟仰遵于詔令兾上稱于廟堂

永興提刑落權字謝兩府啓

宿官無聞久兹假器增秩有等就俾正名量分顧之已踰溢心顔而增愧伏念某頃叨試職即忝按刑拂塵蠧于簡編曾無是正聽風謡于郡國殊乏建明間求自試于方州乃復饒榮于劇部大懼望輕而掊謹敢圖寵至而為真此葢伏遇某官道以康時誠而接物謂官師之並建須法度之至公積歲月以為勞豈曰能堪其事存資格而不廢亦云示勸于人故如妄庸猥蒙甄敘敢不

俯循拙守敬奉寛條責在讞平願職守之雖舊動思罄竭仰命令之惟新感戴之私倍萬常品

回謝沂守劉大夫啓

比者叨被恩書召還郎位亦既顲天而自列可量跼地之不遑敢意謙撝特貽慶問覩芳詞之溢目叢愧緒以裝懷某官奕世名門清朝雅望服冉季藝能之美早有賢聲振龔黃循吏之風適分憂寄幸此圭封之同域冀蒙河潤之餘滋未遂合并遽成契濶趨九門而俟命顧

以滕裴指千里以論心遂垂望履區區之意喋喋奚殫

耀州到任謝兩府啓

授之使指殊乏建明畀以郡章實分憂寄未淹歳月已見吏民恩厚莫量感深難狀伏念某瑣才非敏樸學近愚自誤使令動虞顛躓常亦區區而有志其如碌碌而無聞任職居官第稍間于簿領循名責實漫不見于事功矧肢體之疾日侵而肺肝之請屢竭奏封復上雖未達于閽廷成詔俄頒俾就分于民社既獲長人而為政

又容竊祿以便私此葢伏遇某官斟酌萬微彌綸百度真忠許國奮無不為盛德康時久而彌劭人人欲其知勸事事幾于曲成特由平日之品題以記累年之誠懇私其官序假以州麾某敢不率職在公軫民求瘼更殫敬思于教條之内覬酬大造于埏治之間悚戀依依實萬常品

耀州與監司啓

比膺朝命叨領州符内惟委瑣之才適在按章之地舉

希有日庇賴自今某官清德鎮浮美材周物文能輔實敏以濟功由宸扆之注懷總使權而治劇屹當一道兼刺百城風力斯加固不勞于施設猛寛相濟遂成化于中和曾是孤蹤得依盛德屬驅車而就部思撤席以無階未知為政之方徒結瞻風之戀春陽已煦使範有休更祈上為廟朝精調寢餗

糶州免勘謝兩府啓

右某啓本州縣官吏昨因災傷開諭人户出糶斛斗過

數承認不當准提點刑獄司牒備坐到朝旨特免勘者
罪難屈法方俟刑章恩出原情獲辭譴域望非所及感
不容言伏念某質薄地寒名微才下莅官非敏接物更
疎比忝承流適兹恷澤雖奉法循理要在安寧而救災
恤荒殆成迂濶既人言之自取顧吏訊以難逃敢圖造
物之仁深體振民之務凡奉行而當職與奔走以在官
似憐用意之崎嶇並得論心而矜貸遠在千里而蒙察
于朝廷之上賤比一介而見恤于廟堂之尊雖子奪之

無私亦生成之有地汗顔增靦淪髓知歸此葢伏遇某官躬贊大猷力康庶政攬萬情而同照勵百志以惟新既陳法以防非亦本仁而觀過致兹痕累曲被保全某敢不砥節在公省愆克已務求民瘼益謹官箴庶少利于米鹽以上酬于埏冶謹奉啓事陳謝

耀州任歸别本路監司啓

比分符竹逖仰襜帷吏道非長官成無狀久不聞問居懷偃草之風自視何堪敢意及瓜而代言歸已近論幸

則多此葢伏遇某官徳可鎮浮才方任重撫百城而兼治公一道以為心未嘗求備于官僚止欲共成于職業矧知衰薾最乏勞能殆由念舊以見存故得終更而善去平居閉閤悵莫及于前人扶病出闗知苟逃于大譴尚兾後來之薄效少酬今日之厚知感戀之私倍百常品

鄭州謝兩府啓

任之持憲已復故資易以守藩仍居輔壤孤根粗立再

造知歸伏念某生也近愚長而多難嘗刺聞先生長者之論而靡為通人達士所知頃被拍延謬更任使崎嶇一節黽勉十年雖錐在囊中或疑其脫穎而金躍治外自畏于不祥是以冊府倦游每思襆被使軺屢駕輒欲分符間嘗引分以投閒更欲為貧而居下刳心以道寄命于人褫職還朝空類拔茅之薦調官還郡猶懷據蒺之憂忽逢舜禹之嗣興偏得皋夔而夾輔博延中外靡間舊新故雖孱微而亦收用方取漢中之道叨移寰內

之邦矧嘗諳閭里之情而素有松楸之託使其自擇葢止如斯特出至公將何以稱此葢伏遇某官權衡萬務柱石累朝治惟急于人材心常公于天下既先已進退其大者因施及孤遠而振之謹當勵節惟堅奉公不懈悉心條教致力米鹽論任官稱職之差雖非能吏苟奉法循理而治敢病細民冀收塵露之微上荅埏冶之及

京東謝兩府啓

溱洧之鄉為邦已寵齊魯之地改命過優被旨促行順

流至部靖言事任仰戴坯陶伏念某蚤以才徹出于人下雖在官而知勉實遇事而不强齒髪寖彫視壯圖而已屈簡編盡擲悵俗狀之相仍比還常選以低垂僅得偷生于隱約敢期再造屢賜曲成已復官資仍加器使更欲激昂其晩節特遷將漕之寵名逺懇避以報聞因自謙而遽受顧惟本道切近在畿包括青齊接連趙魏民物既庶賦調亦繁用以赴功惟恐瑣材之不逮使之擇地乃幾衆好之所同此葢伏遇某官道德内全聰明

上達力持公議博盡人情謂虞翻之骨多屯本無足嘆而安國之灰已冷偶此復然試假輝光更從驅策敢不就為經畫常謹會期務少存觀采之紀綱亦不忍細微于簿領身名晻黮姑自信于明時事業謬悠惟更殫于病力

淮南謝兩府啓

仰戴坯陶俯深感懼伏念某技能單少名跡湮微偶遭際于盛時許回翔于中外崎嶇七路屢忝使華出入八

年復塵郎選而病軀已弱難追朝路之簪紳食口甚多更苦京居之桂玉矧素昧公家之務而動虞官謗之興方期仰露于肺肝所覬服勞于郡邑敢圖任使復此僥逾遂從臨遣之憂殆過由衷之請得專外計兼刺列城苟非選于衆人豈輕付之一道此葢伏遇某官圖回萬化翊亮三朝坐秉國成分授天職特兹差擇畀以事權敢不益務奉公常思盡節盈虛出入雖心計之非長奔走經營須力疲而後止上酬天施次答鈞憐

上太師文潞公啓

某持服鄭里備聞太師居洛動止之詳以罪罰屛處人事不通故無由更至誠懇于左右伏惟功在四朝身兼五福人臣無出公右天下想聞其風載籍以來有未聞者拘以吏役無由奉杖布席以聽謦欬之音下誠惓惓見于夢寐惟願珍調膳飲精護寢興永究松喬之年長為社稷之鎮下情無任懇到頌詠之至

上蘇頌罷相啓

比者伏審某官力援古義懇避政機不淹廊廟之榮惟期風俗之厚章每郤而復上衆願留而不能進符天下之公退為吾道之助某限以官守在遠不獲請謁門下少布惓惓仰惟鈞慈俯垂亮察

上鮮于運使啓

比者恭被詔除改陪漕計瞻言明哲適在總臨得俟下風實符厚願某官天姿偉茂國器宏深重可鎮浮文能輔實宏材有裕如流水之發源嚴令所加若疾風之靡

草內慙疎迹得仰成規人獲所依天與斯幸肅霜初履

齋館夐遥更祈上為邦朝精調寢餗

問候熊舍人啓

庀職外司積有簡書之畏馳心齋坐曠無竿牘之修仰

明哲之總臨宜福禧之駢集某官躬服完行心包大猷

使煩而能與聖胥會設施風采實貯于廣朝論議建明

蓋行于素藴而自代言西掖董正九農炳雲漢以成章

阜邦財而美俗行膺大任此實便塗內惟悃愊之愚叨

預蔭私之厚希風有素託庇自今更祈上為廟朝精調
寢餗下情祝頌之至

問候判銓舍人啓

素冠終制簪筆還朝想法從之深嚴宜純禧之叢集某
官識窮倫類學造精微休有家聲挺為國器方贊政平
之策遽纏何恃之哀甫畢禫除茂膺恩典總三除之要
務仍五諫之清資竚告嘉猷入籌大致冬候方屆齋館
負遥伏冀上體眷勤精調寢餗

回李侍制啓

伏審懇避州符寵提宫鑰功成不處身退益榮某官仁厚持躬剛明待物鎮浮以静應務不勞早聯侍從之華洊委藩方之劇家聲籍甚風力凜然惟是營丘夙稱里閈小棠聽訟新留蔽芾之陰大郡為樽舊有逍遥之地典司原廟偃息鄉閭高義可稱淳風斯復某違顔尚邇庀職方虔顧尅憤之未遑辱滕書而先及旨辭並縟感愓兼深寒燠氣交燕閒道邃粹更祈上為邦國精調寢興

回熊右司謝致仕啓

樂道辭榮抗章得謝退未六十時無二三洛社推高朝倫共仰致政右司學士才資博美器識宏深雖早服于榮階實内崇于時望勵操修于常日比得喪于浮雲皂蓋朱幡每期閒佚真祠琳館又欲退休遽引疾以上聞信高情之絶異孰為韁鎖遂脱屣以超然雖處户庭猶拂衣而遣去未奉在堂之慶辱頒記室之文何特起于固將善祝林泉嘯傲日追園綺之遊壽考康寧永邁松

喬之算更須言面别布悰誠

回胡先輩謝登第啓

較藝春闈升華桂席坐追時彥將大家聲豈非我里之有人足見公朝之得士先輩足下文詞贍逸經術該通早並雋于膠庠久得名于場屋自叱穿楊之妙果為入彀之英鶴鳴九皋旣升明而在選鵬程萬里期遠到而可覿某正此窮居欣于及見方欲論交于異日遽聞得雋于明時辰慶謁以未遑辱牋滕之相及顧如感臆言

述奚殫

回令狐皥如張大年謝及第啓

老病杜門雖倦游而屛處俊髦得路亦美事之預聞敢謂不遺肯茲見顧副以牋函而爲貺爛然詞筆之可觀伏惟先輩祕校業履端修藝文通博造廷待問雖指事以獻言升舍右賢本窮經而謀道行且莅官而從政固宜入里而榮家丹陛策名已致身于盛旦青雲在望當拭目于異時祇造未遑占辭非命其如媿佩豈易索言

回宿倅俞察院啓

比緣承乏獲遂同寅仍忝按章備聞國議雖抗論于出處頗有累于高明豈謂謙撝遠貽餞問旨詞並縟感惕交深某官懿行清規茂猷遠識學有淵深之奥名先臺閣之英履道從容推誠惻怛似矜迂拙曲示誨存捧土何知本無裨于高大斷金為好期永奉于周旋載欽禮意之過隆第覺心顏之增靦素商在候雅履為休益冀護持少符瞻禱

回鄰郡官啓

出藩淮服接境渦陽緬思未覩之賢適在相望之地方圖請問遽辱題封鋪記室之芳辭敦鄰邦之嘉好禮雖有素惠則非常某官術為吏師名出人表暫兹闗決屽俟劇遷適忘友郡之徧誤慶長人之任載邀褒借如挹話言冬律肇寒明神介福盍祈清訓庸副陋誠

代范忠宣賀李肅之待制宮觀啓

寵被制書退司宮鑰已交藩節歸喜堂皇閭里均榮風

聲動俗伏惟慶慰某官資稟直諒學通本源出當萬乘之知敵乃千人之傑設施風采實竦于廣朝論議訓猷蓋行于素蘊而自參華延閣分寵价藩地與望隆譽隨恩渥甫玆報政俄爾退身領仙鑰于別都便錦衣于私第安居自適不違竹馬之遊大厦未成猶恐鋒車之名某簡書方畏竿牘罕修辱管記之移文撫情條而增恧未遑拜慶徒爾瞻風益冀養頤別須登用

代范忠宣與兩府賀正啓

考象天官屬寅杓之順建審聲神瞽發鄒律之和聲某官全德鎮浮至誠動俗雅際風雲之會親承日月之光躋富壽于蒼生復太平于盛旦履兹元朔茂擁天祺某承乏外官阻從中謁瞻顒禱頌實邁常倫

代范忠宣與兩府賀冬啓

臺雲浮瑞表日延輝當萬寳之履端實一元之令序伏惟某官材膺帝賚望冠時宗奮直道以居前覺斯民而自任嘉謨屢告善化方行坐成告遠之猷茂集履長之

慶顧惟儒品適庇下風頌詠之私倍百常品

代范忠宣謝兩府啓

比者祇膺告命獲貳樞庭越次而居殆非其分徒深形于懇避終進冒于恩榮伏念某學古甚迂承家不競早由際會亦預招延謀拙無成葢乏適時之用跡奇不偶殆由接物之疎空歴四朝未聞一善敢期晚節併被殊私進以美官還之要地清塗入践未逾三月之賒機事預聞乃綴八人之列靜言非據靡自遑安此葢伏遇某

官道可濟時心惟體國謂技能之雖少且事任之常更陰借品題使階器用智謀非遠知難就于功名忠義在前敢自羞于門户庶幾少補永服下風

代范忠宣并州到任謝兩府啓

比膺外制就付中權仍趨書殿之華倍荷門闌之寵辭榮受任初劇震惶進職臨民率階忝冒伏念某由先子之忠義受厚禄于朝廷澤及私門雖乘軒之可寵用非公義愧覆餗之自貽猶叨守于輔藩就復更于方面併

加異數示及殊恩此葢伏遇某官念舊爲心代工有體

曲爲道地得致便藩謂髮齒之雖衰顧筋力而可强初

臨邊吏惟祗畏于簡書仰恃仁人更上資于廟略瞻隅

感激實倍常情

代范忠宣到任謝前兩府啓

比者解官全許易地晉陽愧無條敎之有稱復忝兵民

之重寄仍叨進職殊出異恩敢謂記曹首貽慶問粲芳

辭而在目叢感緒以裝懷某官道德元臣朝廷夙望有

鎮浮之令德布利澤于生民告后惟勤聞嘉猷于在昔至公來復覘虞位而及令顧是疎睽還叨率領驅車就道報德無階益冀保調少符傾誌

代范忠宣回宗正留後賀冬啓

鄒管升陽魯雲紀瑞道協履長之序歡交亞歲之儀某官毓秀皇枝參榮宗事由惠和而著美有信厚以潛中爰及令辰茂膺豐祉曲煩記室前示慶函感頌之深銘藏罔既

代范忠宣登庸回謝兩制以下啓

比膺恩制登備台司顧幸位以多慙豈經邦而可用雖懇辭之備至終成命之莫回遂陪廊廟之崇如蹈淵氷之懼敢謂某官義存體國心欲濟時方從機事之煩遽沐記曹之問飭彝儀而有絢將厚意以無窮緬惟王室之為心況乃本朝之倚重顧收藏于不逮庶協濟于在公

代范忠宣回謝制誥舍人啓

光被制書典司誥命豈特士林之推重固宜國體之增華凡在見聞孰不歡愜某官生為人傑代有時名學問精通性資絶異上下千載深窮治亂之源更歷四朝獨作文章之主雖常任窮通于寒暑履患難之風波而志氣不衰聲稱彌劭遂從散地入踐要途斷自上心擢升外制不試而受其榮則多非徒代天子之言葢可慰士夫之望雖言語侍從未能究異日之功名而號令發揮亦足以動斯民之耳目兹惟盛會可謂得人顧削牘以

未遑㕞貽書而先及永惟欣感但切傾馳

代范忠宣回謝衆官啓

比者叨被詔除獲陪機要辭雖牢而靡獲心以寵而為憂敢為仁私特貽誨翰荷恩勤之曲至加奬飾之過中佩德之深非言可旣

代范忠宣回安州蔡相公啓

近膺詔綍就易州麾適去鄉邦已開尊府某官資稟渾厚謀謨靜深親居上相之尊蔚有大儒之效友于之性

愛雖厚于門中進退之難患葢由于意外比吏郡寄益
味道腴任寒暑于窮通見古今之出處地連江海爰多
大國之風心在朝廷未害嘉猷之告竚聞名節復正巖
廊剡竿牘以未前辱絨縢之先及永言瞻禱莫旣敷陳

代范忠宣回蘇内翰啓

近被制恩寵還詞禁人雖舊命實乃惟新某官志合道
源材高選首老于文學早從翰墨之游志在功名久屈
藩方之任比從節名入覲宸嚴責國體以增華謁士林

而爭舉高文大策復階內相之榮輿化道民行副上公之選未遑修慶先辱貽書感頌之私實倍常品

代范忠宣回范蜀公進新樂啓

以律名和因時改作逮此充廷而來上始知攷古之惟精允謂難能式符貽代伏惟某官志潛道術學富天人知法數之未忘遡情文之所起以棟梁之舊聽妙鍾石之和聲制作惟艱昔雖房杜而猶媿鏗鏘可紀今若夔襄之更生顧如備位之人叨侍在庭之奏方深詠嘆遽

辱題封感服之私非言可喻

代范忠宣回宗正謝起復啓

祗拜命書起還官次哀榮曲盡寄任增隆某官德協温良身行法度夙倚宗藩之重兼司屬籍之尊逮奉親喪動循禮制孝由中出雖存三歲之常事不辭難況廼兩宫之命勉從抑奪大合權宜葢許國之誠深故斷恩之義重敢圖謙德曲示書詞感佩良多敷陳莫既

代范忠宣回李𩑺太尉啓

近奉制書榮分將節譽流勲戚懽動士夫伏惟慶慰某官世德休明天資沈偉早預親賢之選久翔扃禁之嚴有問學之裕推重于豪英無居養之移能忘于富貴故聞眷遇迥出等夷果自廉車超受旄鉞激風聲而彌劭仰勲閥之愈隆悚動朝紳增光天族東京戚里恩沛金穴之家上將齋壇寵盛牙璋之寄雖聞異數莫造下風刻慶憒以未遑辱書丈之先及謙勤溢幅感激裝懷

代人冬節賀省寺啓

夏時觀象審正歲之闓端堯歷授人順斯陽之用事某官端方令德膚敏宏才阜邦計于中都告嘉猷于神后屬兹元朔昭介殊祥某亢職自拘趨庭莫及瞻顒禱頌倍百常倫

代人賀桂帥啓

寵升法從移領帥權多士交欣遠民有賴伏惟某官宏材出類高義應時久更事任之繁綽有家聲之著惟兹南服控帶百蠻距于中州來往萬里欲求人往僉曰公

宜遂超延閣之華就妥桂林之重譽隨恩洽將以儒榮敢謂謙私優示書誨禁涎初踐如覩日月之光幕府大開宜稟雷霆之令竚聞碩畫以就上功

代人謝李檢正啓

冐干從事方懼于譴訶賜以重言亟沾于品藻寵隨驚至恩與意優竊惟國家察舉之方本制士人進取之弊司刀筆簿書而寡過或謂之常材語功名利害而勇為又幾于干澤矧役乎人者皆可以修飾而得于内者或

鮮于始終故親臨長人之官遠統方伯之任率常剌舉
幸爾安全苟推保任之公已出僥逾之望而況中朝遺
發之大命天子臨策之信臣四面合趨百城動色傾望
風而震疊或希幸于矜容豈圖疵賤之人叓被奬提之
力顧實人情之殊寵不同歲格之常文曾是孤平知難
報稱此葢某官荷國重寄為朝偉臣親承日月之光躬
秉珪璋之望協新邦治增飾士林論輪困之材猶有庸
于成器則樸樕之學豈無取以補官雖均進退語言之

間自有賢愚能否之辨若某者稟機至淺苟睠殊深不徒平進之有階實與終身而為地誓圖薄效少答厚知

代人謝監司及郡官啓

中國而為之學所以尊命教于朝廷擇人而修其官固欲副養材于士子知慎師儒之選兼明友教之求然非粗貫于本源何以仰成于禮意如某者志學甚晚操心且愚不能委曲以自謀徒欲狷狂而進道與人幾于方枘故不為世俗之知得官比于抱關猶未免簡書之責

為已如此教人已疎豈謂某官矜裕兼容純誠樂與模範至大寸長取而不遺節制所臨小善嫌于不養邱其空之而假之廩稍為其顓朴而受之規矩此庶幾先事以備官將顧以諸生而求益勉從嚴命尤負汗顔

代人上齊州待制啓

守職踰年被恩易地瞻禁林之耆德擁帥節于全齊倸名部以裝行撫懦衷而增忭某官躬服完行心包大猷早被眷求寖階膴仕而自升華延閣寵殷价藩德與望

隆地隨人重內惟聞道之淺將聽大邦之謠遂獲所依

預欣且幸

代上運使劉學士啓

伏念某受材空踈學道迂濶安司官局託在使威惟門

牖之高未始得進故竿牘之獻無由自前若其依戀之

私常與震驚而並陽春已暮生氣頗暄仰盛德之所臨

宜神明之陰輔某官秉心剛實抱氣宏深諸儒之所賴

以為宗先子之所畏以為益義勇不挫忠精無瑕忺聲

廣朝濶步華省逮宣使指益悚民瞻凡逖聽于音徽皆想見其風采輸將萬貨靡虛月以課勞殿最百城不期年而肅治顧惟單瑣亦荷蔭私謬述前人之功實虞後進之僭先驅所令豈專屬部之為華將命弗辭庶比互鄉而可見更祈順天降任以道嗇神需大庭之延登作宗社之深福瞻企門下某昇情無任

代宰相回平章丈太師求助啓

連上奏封懇還重任雖情詞之曲至顧體貌之方隆況

以協于康寧敢預聞于去就伏惟平章太師道行今世名軋古人早有志于濟時晩未忘于憂國奇兵不再冠鐘鼎之元勲大節可書作宗祧之盛福親輔三朝之治曾為萬乘之師會初政之清明因上心之恭默爰起大老以圖久安故天下想聞其風而廷臣無出乎右長城在望坐消邊境之虞寶鼎復來自使朝廷之重偶罹霜露殆決晨昏和氣内生明神陰相不假蓍龜之卜遂聞藥石之功遽辱誨音顧從高退然而公旦雖老不離成

周山甫就封永懷王室蓋義之所在則雖出猶處道可以濟則當止而行矧五詔之丁寧而兩宮之傾屬欲致非常之效殆須不世之謀曾是備員徒煩委教再三加命雖聞考父之恭九十為師坐繼甯熊之美顧回雅眷永協太和

代樞密回平章文太師求助啓

屢形奏牘思避圖均惟大老之在朝致蒼生之安堵雖浩然欲歸之已久其挽而顧留者愈多過沐誨音但深

銘感伏惟平章太師有伊呂之道享喬松之年身相四
朝智周萬物方主上繼明之始與太皇臨政之勤蓋欲
仰成故須特起爰從洛汭入覲京師還以隆名冄之重
任疑謀未決復資蓍察之明大匠已臨自得埏鎔之正
遽辭廊廟欲返山林矧當夷夏之觀瞻實繫朝廷之輕
重名遂身退雖云今古之常行時異事殊殆見聖賢之
達節願捐一丘之樂即成九鼎之安則蕩蕩王朝遂可
比隆于前古區區末路亦將永庇于下風

狀

賀冬狀二首

氣肇初陽星回長晷絢歡儀而交慶緣令序以儲休阻守官箴莫趨賓次瞻顒禱頌實倍常情

覩雷之復見至德之本源望雲以書詔豐年之祲象恭惟某官修能迪吉明德知常諒膺天統之休遂赫民瞻之節宅奮庸之百揆無有後艱介太平于萬年永錫難老某適叨遠使莫望通聯徒傾欣慕之誠亦薦熾昌之

頌

賀淮漕李學士狀

第功居最申命自中因漕節之尊榮直書林之秘奥凡在朋游之舊率增慶忭之私運使學士毓徳純時受材博美用文輔實飾吏以儒抱濟世之忠嘉富家傳之學問比臨大部益簡上心數試以煩資適于用遂疇績效坐致褒升躐中秘之清資仍外臺之重寄由此而踐禁林之地乃實便塗不日而居計省之尊亦其固有豈特

增光華于本道固將致潤澤于斯民某昏老無堪摧頹不振側聞休命叅踴懽悰剡竿牘以未前拜書文之光辱芳詞溢目感緒裝懷

賀開封尹王侍郎狀

光被命書寵臨天邑輟自保釐之要董還歸尹正之尊崇凡在見聞孰不尊仰某官受材博敏抱器宏深兼問學之該明與聖時而際會宣勞要劇致位深嚴屬營洛之難材因奪情而援任事為蠭出夫率雲屯靡勞施為

坐鎮肅治眷惟浩穰之衆尤資擊斷之長非假威名孰能表正逮恭承于台命知不在于他人夜衣而行豈異鋒車之速日終不俟遂傳輦轂之清仰繼趙張行陪丙魏雖阻預在堂之慶實同傾賀廈之誠激節歡愉名言罔旣

謝范德孺舉自代狀

某惶恐再拜近覩進奏院狀報伏蒙經略侍郎不以其迂闊無成久自棄于門下意欲推而挽之使就塗轍因

拜新命特有薦論以自代雅詞借重逾于丘山羞愧之發不覺顔靣之泚然也竊惟丈正公後至丞相與公通顯以來門下之士十百為輩其間號為有道而聞于時者甚衆如某區區何敢比數而每蒙丞相公寵薦于朝非惟愧于公之厚意亦愧于公門下之士謹當視窮如達粗堅拙守期不辱于左右感激論報之方若是而已

回發運先狀

奉計造朝方舟至闕永惟寡陋久以傾瞻𠠫聞譽之方

隆喜趨承之有便遽蒙緘貺益荷輸誠感佩之深文陳莫既

路分到狀

行之官次甫及郊圻載惟軍務之要須屬在路戎之并護即詣參展愈切欣翹

司業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載仰師儒之重時惟臺省之賢即遂參承愈深忭仰

留臺朝請到狀

取道之官將車及境比以滕書而請候嘗迂記室之報音即遂參承愈深抃仰

鈐轄太傅到狀

將牴官次行及郊圻仰惟軍務之繁屬在兵鈐之重即詣參展愈切欣翹

總管太尉到狀

將牴官次已及郊圻逖仰虎臣暫留龜洛分帥權于貳

衛待軍政以總臨即遂參承愈增欣抃

提舉親察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載仰廉旌之貴方昭營洛之功諒有神休倍增福履即諧參晤愈切欣瞻

諸監司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逖仰使臺之重時維國佐之才方擁神休行趨名節參承在即欣抃交申

都運顯謨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逖仰禁聯之重方隆大漕之權行自禁途峻躋柄任趨承在即欣抃交申

留守大尹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惟保釐之靜治乃扃禁之王臣兼隆綏撫之權端虎居留之重趨承在邇悚抃交申

代范忠宣遠迎韓康公狀

肅驅旌旆將届國門惟耆相之儀刑合士倫而竦動爰當虛宁故此遄歸宮使太尉相公功在朝廷道垂方冊

堅如金石有格物之至誠炳若丹青皆可書之大節既聲名之洋溢復進退以從容歸䕶真祠乃謀安宅朝中新政且就問于是非都下舊民如得見其父母顧惟衰喘久辱知憐既獲逌于誨音是求依于德庇瞻言際會愈極歡愉

代范忠宣回蒲端明狀

肅馳旌旆行次郊圻跋履惟勞冲和方集矧是台躔之舊爰趨屏翰之崇瞻符采之非遥傃德風而增憶吏煩

記室迂示書詞感佩之深銘言罔諭